

梅花草堂集

明張大復著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四
雜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卷之五
雜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梅花草堂集卷之八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蟬

昔人咏蟬之作。葩藻聯翩。無能具紀。余獨喜虞恭公垂緜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宛有俯視塵寰之致。予友許元倩。擬作憎蟬賦。以反曹謝諸人之什。謂是附炎鼓噪。意亦有激而云。正不知不幸處炎炎之世。居高飲露。斯何品格哉。淮南子曰。蟬無口而鳴。三十日而死。斯亦神通變化。不可得而縑涅者歟。予家闌闌之中。苦無美蔭。隔墮疎柳間。有蟬嘒嘒。若為永晝破寂者。因書蟬噪林逾靜于壁。且以見不必憎之意焉。

蚊

意甚觸。遂不成寐。起坐庭中。聞人聲近遠。若咳若嘻。謂且旦。久之無履。殆是帶夢人苦蚊相語。夫編戶之民。多無衛蚊之具。故忍夢以就風。而吾獨以處境之惡。至于棄帷而宵坐。性情甘苦。則必有間矣。施肩吾詩云。任君繚亂錦窗中。十幅輕綃圍夜玉。

故是得帷之適者耶。俗以多蚊少蠅為有年之兆。連宵徙倚。真所謂江頭夜起如雲。哭午餽時盤。匪寂然。田家占不妄。又是一喜也。

盛暑

許仲嘉邀莫胡。仍侯雖盛暑。不能不往。數武八拜。遂有昏倚之容。汗如雨。自頂達于腰。連服香茹。飲數甌。不能止也。往見老人。偃而蹢躅。自言曳踵如千鈞。腰臂與足。了不相用。心竊憫之。念人生至是。便當脫巾疊跣。勿令筋骨楚人。忽忽不意。今者親之矣。

冒暑

昨晤夏士瑛。將詣江上求試。自言他少年或可不往。吾所處勢不爾。否者何以慰老親。朝夕頃又晤晉孟嘉。亦以求試故。還自諸暨。信宿便行。某對之喘息而已。二公翩翮筆藻。終能自奮於功名。不沒沒。予獨異其冒暑馳驅。了不以為病也。深山松柏。凌冬愈茂。汀蒲岸柳。未秋而零。志與氣。天與人。豈可強哉。

紀若夢

某少時苦腸風。用醫師言。食團魚。不覺遂多。後夢羣魚延頸。若相齧者。因不食至今。

蓋殺羣命以祈療不仁之念。應償此夢。而況縱口腹之欲。忘刀几之苦。則豈人哉。女孝若噉食絕少。于味泊無所嗜。亦夢一豕蹶躓。意欲操刃斃之。覺而大恐。遂斷豕肉。或言允女鮮臯。當有善根。故以夢相恐。某曰不然。多生以前臯惡乎知之。但堅持此念。充類其餘。庶幾夢中之恐。永不復作耳。昔與沈先生同食。聞厨下切肉聲。續續然頃之以肉圓進。先生投筯曰。不知何臯。乃至於斯。嗟夫。此仁者之心也。乙卯七月一日。

睹憶

鄒姁姓金氏。便體倩輔。美流盼。而藏所靡多。頴秀之侶。久而彌連。客有稱其柔膩者。法不宜微。姁竊竊自憐。嘗誦之。非其好。即久與處。勿善也。後稍牢落。悵悵死。

臧一良家女。姓不喜岑。寂居閨中。軒窗微觸目。周游不定。既嫁夫。縱而安之。光態驟溢。若昱若浮。又諳曉房中之事。曲情取憐。無不婉至。稍會意。而目精爛爛。着人靡矣。久之為梁溪人婦。見者都不得前。臧凝睇猶多一往之色。

項五少有殊色。初寄居竹林下。不知者以為彩雲間飛仙也。嘗扶醉踏月。亂頭蹣跚。步無不人人欲狂。性豪麗。悉以所贈遺為旁緣者飾。又多召倚門娼。大醉之以為樂。晚

不得志冠女冠為尼。行遊不定。

金淑貌麗整多愛。所居輒擁香自衛。翠袖金釵。姍姍有大家之氣。飲性中下。好促坐。徐飛履膝。綢繆婉戀特至。有女美豔而夭。淑乃敝服自晦。光態彌出。

徐燕燕行四。識者恨不見潘淑妃。疑莫上也。善鼓琴。撫絃動操。別有愁思。妮妮兒語。閨閣無異。客謂燕燕豔中之豔。閨外之間。久乃聞知。意甚得也。有俗子薌羶之軌。遜去。

病居士曰。以予所睹憶如此。蓋不無質文之代矣。香山有言。若學多情尋往事。人間何處不傷神。有味哉其言之也。

二翁

紹伯己酉生。猶能負汗疾。馳入城。遍歷親知。致所欲語。又負汗而返。計其辰酉往來。日可二十餘里。不喘不賴。神明湛然。望七人于吾黨。未一二也。善叔後伯一歲生。齒無毀缺。鬢不改玄。視伯更為勝之。而步履之際。無不遑回。較其老健。正相伯仲耳。昔吾中表。飾劍聯騎。華豔一時。又天性孝謹。不期忤物。至於交歡貧友。以奉太僕先生。好客之志。雖日費數金。勿間。方以為樂。于時又不能盡取之宮中。皤皤兩翁。今人故。

難其比。

于鱗文

世稱于鱗五七言律。而文章不具。至不得與元美子相諸人等。以予所見于鱗之作。故當伯仲獻吉。馮開之所謂深入無垠。一筆透出。疑為于鱗言之耳。徐子與文章老。自知于鱗輒誦之。故不知于鱗之自言之也。今日讀王侍郎凌節婦諸篇。令人反覆不能已已。

梁顧

往見梁伯龍教人度曲。為設廣牀大案。西向坐而序列之。兩兩三三。遞傳疊和。一韻之乖。觥筯如約。爾時騷雅大振。往往壓倒當場。其後則顧靖甫掀髯徵歌。約束甚峻。每雙環發韻。命酒彌連。頤翁翁而不敢動。伯龍已矣。靖甫豈可多得。梁雪士將詣白門來別。輒與鄒瑞卿按拍竟日。甚有愧乎予之不知其事也。

許君寔

許君寔椿芳。丁卯生。偉軀豁度。談笑有適。嘗與予為氣類交。嗜酒結客。貧者至以君寔為歸。君寔亦仍其父兄之故。無所別擇。獨不肯無禮於其客。尊賢容眾。坦如也。孺

和故主其家。相得歡甚。嘗夜詣之。為設廣被。共卧閣子下。旦起有寒色。君寔獨露頂坦腹。揚揚而至。眾大笑。月之為神血人。亡何庚子病死。去今十六年矣。君寔與婦顧同年生。今亦死。予往唁之。入門恍然。意是故友地。詢宋輔卿。則予友王伯符舊宅也。三易姓矣。人生六十年。人世遷換之感。何處不爾耶。悲夫。

蘭

蘭之味。非可逼而取也。蓋在有無近遠續斷之間。純以情韻勝。氤氲無所。故稱瑞耳。體兼眾綵而不極于色。令人覽之有餘。而名之不可。即善繪者以意取似。莫能肖也。其真文王孔子屈原之徒。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者耶。徐伯衡採蘭見贈。微風適至。歌曰。薰爽南來。虛室生白。漪漪幽人。覲此大國。覲此大國。吾愛吾廬。紐斯佩斯。寔彼枯魚。

顧九扈

顧小侯即九扈。字農長。文筆滾滾。有飛湍滌洄之致。某故未識其人。閱其文。異謂是凝遠之器。道民云。其人長身玉立。而神耐性溫。茂稱其家兒。昨再晤道民起居。小侯及農長。則病且亟。若類瘵者。昔年道民為小侯求婚于某。受之從史之。某以勲衛故。

不敢詐。更不知凝遠者不免折耶。文不足以知年乎。天其佑德。且無論農長當不令小侯一子輒夭。秋杪過毘陵。再就治生詢之。倘或霍然起耶。治生農長今歲師也。道民湖海之性。久別無異。又攜歌童自隨。且欲裁其婦。他年歸天之費。令縱覽西湖。沾沾自快。如道民亦奇矣。

陳迹

見原周氏子。出家積慶菴。少時重聽。對人輒笑。和衆作務。常為諸行者先。意所不愜。腕如也。或謂原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閒是非。原欣欣如是如是。

一明徐氏子。出家棲雲房。性便爽。笑語劃然去。無所恡于懷。晚更靜重。見人道故時。有歛歔之色。年五十。自懺無裨於佛法。悲涕不勝。未久卒。

惠心方氏子。出家樹中閣。嘗慕雅宜山人之筆。摹輒肖。多取名下文錄之。毋令辱吾書也。秀目有神。膚冰雪可念。然厚自持。不肯以言狗物。久之遇諸途。聞其聲。喑矣。亡何死。

病居士曰。往在大樹齋。每一明披襟而至。問所往來見聞。未嘗不動色相語也。惠心如玉人。臨池自喜。猶能想其循牆聞往之處。見原非公事不出。語不及之。則低回過。

之矣。予嘗以憶月下得原。而原真以予見也。喜欲狂。然斯稍後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豈浮屠人善幻。而人者戀戀耶。悲夫。

螢

陣陣流螢。穿雲暗度。便令小簾生涼。齊紈欲老。杜子美。忽驚屋裏琴書冷。真有味。其言之也。一莖腐草。偏吐寒火。向人除煩解熱。亦復掩星芒。騁殘月。斯亦腐之至奇也。而世以所化微之。夫誰非腐化者耶。暴明空飛。不愈于襦襦走炎。馳驚不止乎。莊生夢蝴蝶。蓋猶有輕華之思焉。吾取流螢時一見哉。向人生冷可矣。梁簡文詠螢詩曰。本將秋草並。今與夕風傾。騰空類星隕。拂樹若花生。屏疑神火照。簾似夜珠明。逢君拾光彩。不怯此身輕。覽此有餘輝矣。

襦襦言耐暑。暑月所著涼笠也。今謂人不曉事曰。一。馳驚猶言奔走。

秋暑

暑酷至今日止矣。昨猶有間也。片雲駕輕雷。旋風逐逐從之。若空遊四壁。而人無與也。朱霞半天。如榴火。煙霧籠之作愁。蟬聲急直而不收。有收文字責候報者。據案如附煬。竈席如沉醉。人酣卧其上。湯湯焉而代之也。喘喘鷄骨。誰能堪此。吾每思王右軍北窗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徒聞其語耳。

鳴鳶

有鬼車軋軋黑雲間。居人譁而向之。方言曰。懼以狗乃得不下。此未必然。傳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注云。鵠也。彼軋軋者。鵠耶。世以其聲之高下。徵風之狂恆。其說特驗。特苦熱。棄室而處。有少女嗒然起于窮巷之間。自謂庶人之雄也。比就寢。颺可發屋。車之聲亘以長。不亦微乎。

肺熱

十年肺熱。每盛夏。如煙火之將烟。將焰也。自脛達于咽。蓬蓬上指矣。腦滿湧。皆空無所賴。足如凌虛焉。蹶蹶而不赴者。猶在我也。然如稿葉之旋風。三却而反矣。其始蓋日月至焉。已日至。已時至。湯沃之。去者什五。膏什七。西瓜水什九。張子曰。吾蓋仰視吾廬而傷之。吾始見楹丹渥。而望如黛如雪也。非必有蟲蠹蝕之。日遷月化。木理筋立。垣色若赭。樞失其居矣。故夫左闔而右闔者。礎敗也。首進而步退者。火上也。人無閱世之能。百憂煎心。勞之以寒暑。雖有容彭。安往而不得頽圯哉。是故無揖讓而聲折。無怒臂而蚓揚。其言嘖唱。其步蹢躅。近死之聲。譬如寒蟬。登木喑咽。咽而不張。

早計

風雨如晦。虛堂致有爽氣。顧不知煩暑何之矣。朱方黯謂且冷。輒思着新脫故。此太早計。見卵而求炙耶。相視一笑。乃別。入卧閣子下。紙窗晃然。風來疎櫺間甚力。雨綠灑灑。幃幕盡濡。雲安君蓋兩手裝之。輒颺去。或附骨而穿其中。猶晃窗也。則相與支潰抵決。何不至焉。張子笑曰。吾已知招不來。麾不去。風乎。雖然。其事也大塊噫氣。徂秋則鳴。木葉將脫。威之以兵。巽女戒塗。告予靡寧。予何迂。朱子之早計。其有感于白露之將零也耶。

王孟夙

涼颼驚秋。甚有類孟夙其人。也。衝泥踏水。冕而漢言。析楊鎖鈕。糾紛襍還。奚翅蒸熱悶人矣。朝未及夕。晞髮松陰。濯纓茗水。掀髯長嘯。與山川相映發。宜何如其魂夢哉。癸丑夏。先世長卧病僧舍。孟夙訪之。勸食人乳。以滋榮衛。而世長顧見孟夙面目有光。毛間膚際。多作紅玉色。笑曰。相君之面。殆是耶。孟夙不答。退又謂予諄諄言之。自悔其晚也。孟夙解組時。語人云。一官艱繫。髓竭神疲。入山之日。便不欲茹芝餐柏。聊試築基焉。此語龐雜。然可信世長之所見。于孟夙不謬矣。

甫旱輒雨。既澍乃止。田者大悅。不二日。猶有憾焉。曰。其誰灼我以火而噓之。又暈之以蚤。我何不為西北之民。予為解之曰。令爾為西北之民。其將鬻爾以蠋。不日而滅。汝無苦熱。又將凜汝以冰。使汝膚裂矣。故曰有餘不足。天之道也。得隴望蜀。人之愚也。故曰。君子委運而不爭。得少既足。是為遁天之刑。

志遺

志遺一卷成。亦了却心頭幾許事也。吾家素業。無論今日。此僕僕作勞者。總苦海。男女錄而存之。毋使泯滅。安知其後不邁種起乎。卷首數言。實出肝膈。子孫不信。鬼神信之。嗟乎。嗟乎。昔昔夢為僕役。昔昔夢為國君。其夢一耳。夢中之事。易生顛倒。君乎牧乎。哭乎笑乎。斯亦惑之甚也已。

好古

有以好古貧者。披杏壇之席。執虞氏之器。策鄧禹之杖。曳東郭之履。而乞于市曰。誰與我園府錢也。有擔者投之李。不顧。擔者曰。仲子李也。瞠目而謝之曰。我始以王戎李。故弗納。謂是漢以下物也。

害飲

有嗜飲者。夜夢壺焉。驚喜。亟呼其妻。燥之。失聲而覺。自訟曰。冷飲之。何不佳。自是不復呼燥酒矣。以為呼之害飲也。

合釀

甲請合釀。謂乙曰。我水若糝。乙愕曰。然則何如取之。甲曰。亦水者取水。糝者取糝耳。猶是水與糝也。水入糝而糝亡。糝出水而水貴。此未易得其解也。一人曰。吾舖其糟而啜其醪。令甲乙不失貴矣。釀可合也。

小閉

茂仍以聞詣予。知予久痊也。自言初夏病小閉。法宜食桂。而醫者持之。凡五日。悶幾殆。思飲而盡弱如常。飲方如常。不多于用桂乎哉。經云。血虛則氣不升。不升則閉。閉則水不降。而醫者莫能及也。嗟乎。學醫人廢乎學。豈有是哉。茂仍以飲導溺。閉如常矣。乃至今不得見風。久閉之潰。利于決川。夫其艾之人。不能勝之歟。

囊螢

書生以囊螢聞于里。里人高其義。晨詣之。謝他往。里人曰。何有囊螢。讀而晨他往者。謝者曰。無他。以捕螢往。晡且歸矣。今天下之所高。必其囊螢者。令書生白日下帷。孰

詣之哉

頓

雨。無為于室。索漿飲之。不知其過也。頓焉。始以過其飲。頓也。旦日未嘗飲。頓如期。此有頓習矣。頓者。形容之大迷也。一蹶開之。莫覺于此。其將老于頓而遊焉。卵之殷歟。胎之叨與。捧之唱之。不足名其劃也。故頓而覺者。形神之大覺也。

此日性情

不與僧孺語。甚久。願嘗集念以候交。既見。輒失之。但出此冊。聊為一笑。而僧孺以予之真有樂于是。夫子則何樂焉。要以如意而云。大言浮語。都非所屑。今覽者知此日之情性面目。不假于人。故以為撫掌之資。嚶嚶草蟲。不自意遂傾人耳。

狗

乞者投股月中而卧。狗舐之。叱曰。畜。故是汝家物。何不待也。不知有待之而非其物者。狗多也。以為不如今之舐之也。

夢管先生

管先生號虎泉。故李中丞婿也。先子弱冠時。嘗稱莫逆云。先子之喪。管先生來弔。哭

甚哀。且曰。將詣太僕長安。當為子計。予泣謝之。是夜夢太僕與先生同在魏恭簡祠下。遣邀先子。泣而省。私自念。此何祥也。先夫人曰。汝家大考嫁汝先姑。而娶吾為婦。中丞亦嫁女于管。而娶汝姑。皆同時日。往來之誼。自此始也。三人者既情好。又苦次之語。豈有因焉。何惑乎。管先生既抵長安。因訪故人居庸死焉。而太僕亦以是歲十月沒于京師矣。偶憶往事。用識於此。

中秋

山桂盛開。明月如畫。天香飄忽。花影凌亂。與元初輩小飲山房。呼雪崖閒步野田。陟仄徑。有小犬伏葦中。作豹聲。民廬佛火。聚散村塢間。念初秋。吾谷雪後破山。畢竟一了此願也。歸附小舟。旋風忽起。而月色愈淡愈麗。雨中秋如此。豈來年燈夕之占乎。

秋葉

秋葉純黃者上。班衣次之。水紅又次之。卉之品百。無麗於此。乃其憔悴之神。多在爛熳之際。其紅鮮以悴微縮。其綠膩而紫暗。其黃特韻然無餘。離落之致殆盡。而韶華不存。豈相家所謂色嫩者耶。老猶履霜。不安寧也。夏初乞之朗僧。甚早。不堪其憂。今盛敷榮。致足撫掌。持螯拍浮之酣十餘日。豈顧問哉。

今昔

雲安君露香于庭。修中秋事。兒童皆有欣肅之容。緬想先夫人整衣達旦。誠侍兒更卧起。然無寤者。今昔心情。即兒童亦稍異矣。念此遂不成寐。宴坐息舫中。冷螢穿戶。捉得半牀秋水。

不作客

病眩三月。有折柬相招者。隨掣一短刺謝之。故有既謝而聞者矣。以此頗知不作客之適。饜貧客至落落。有略諳不作主之儉。獨耳根甚貪。未必日知所無。居間怏怏。然有一法。溫故而知之可也。

論脉

夜來與季弘論脉。殊悔十年不讀書也。安身立命。誰切于此。世之君子。自謂耻一物不知。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或能強記。而浮沉遲數尺寸之候。未有聞焉。偶沾一疾。舉吾親與吾身。付之脉者之五指。此寒此熱。此死此生。彼是相持。而吾茫乎莫能自名其所以也。夫與圜牢之養。何擇哉。

王奉常誡子